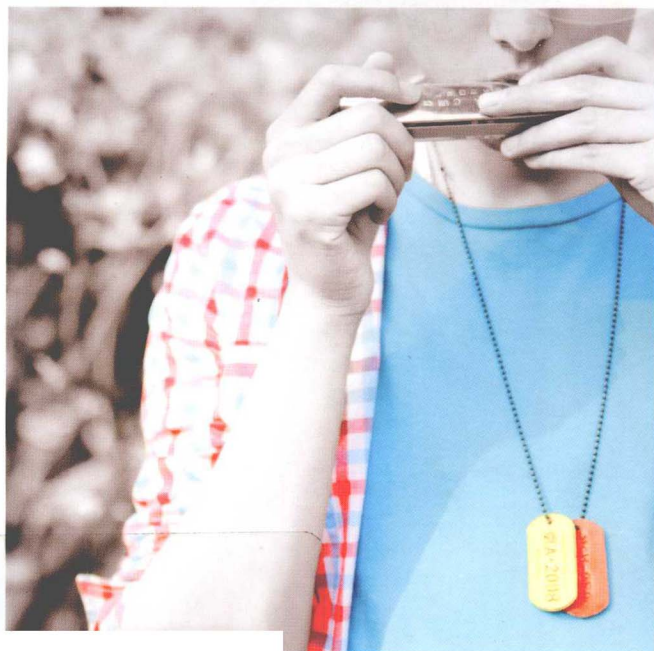


一
驊
著
THANK YOU
FOR FINDING ME

谢谢你
曾遇见我



「小西天」

我梦见自己在做梦
在一条尽是黑色的封闭的空间里奔跑
周围的一切都是黑色的
只有一点光亮
在前方
于是我不停地追赶
不停地
用尽我所有的力气

谢谢你
曾遇见我
THANK TIME
YOU FIND ME
一啼 著



现代出版社
MODERN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谢谢你曾遇见我 / 一唏著. — 北京 : 现代出版社,
2011.5

ISBN 978-7-5143-0096-3

I. ①谢… II. ①一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1) 第047212号

作 者: 一 唏

责任编辑: 张 晶

出版发行: 现代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

邮政编码: 100011

电 话: 010-64267325 010-64245264 (兼传真)

网 址: www.xiandaibook.com

电子信箱: xiandai@cnpitc.com.cn

印 刷: 北京诚信伟业印刷厂

开 本: 710×1000 1/16

印 张: 17

版 次: 2011年8月第1版 2011年8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43-0096-3

定 价: 26.00元

小西天>>>> 目录

side [夏宇]

第一章	003
第二章	041
第三章	091
第四章	119

side [楼兰]

第五章	153
第六章	185
第七章	221

尾声 [夏宇]	233
---------	-----

后记	249
----	-----

Side [夏宇]

小西天>>>>>第一章

[一]

冰冷的夜。

眼前是被夜染成墨色的海，轻轻地，轻轻地翻涌着，仍无休止地泣诉着千百年未变的古老的歌谣。于是我嗅到，连风里也尽是眼泪的味道。

信手捡起一块石子，扬手，一道泛着月色光晕的弧线湮没在那声声翻涌里。

猛地站起身，一阵眩晕。

头顶的夜空，孤月一轮，看不见星斗……

不知什么时候，强子已经站在我的身后。他手里的烟燃着，海风吹过，忽明忽暗，也吹乱了他的头发。

我说，为什么，她为什么这样对我？

强子不说话。

我说，她一声都不吭地消失了，我再见到她时，她他妈的和别的男的在一起，还那么无辜地看着我。你说这是为什么，凭什么！

反正都这样了，别想了，算了吧。

这种放屁的话谁都会说，这事没发生在你身上，你说话当然不腰疼了。

强子有些不高兴，一脚把我踢倒在地：这事儿是没发生在我身上，但我知道为了他

妈的这种娘们这样，我瞧不起你！

胸口一阵绞痛。

强子走过来拉起我，替我拍去身上的尘土，低声说，还有我们呢。

我笑，说你们只能慰藉我的现在，谁又能填补我的过去呢？

——就像，明日的阳光永不会照亮此刻的夜。

然后，是很长一段时间的缄默，耳畔是海的声音。

强子掏出一支烟，递给我：抽一根。

我摇摇头。

来吧来吧，说着强子便把烟塞进我的嘴里，拿出火机，点燃。往里吸，吸完了再吐出来。

一股辛辣直冲我的喉咙，很难受，我猛地咳了起来……

强子笑，拍了拍我的背，说你真是死心眼，第一次谁让你抽那么大口的。没事，习惯习惯就好了。

身后，墨色的海浪仍在不知疲倦地翻涌着，低怨着，吟着……

[二]

楼兰，做我女朋友吧。

为什么，就因为 she 不要你了？你把我当成什么，一个不值钱的替代品吗？

不是。

那是什么？

只是，我想和你在一起。

你喜欢我吗？

喜欢。

那你还喜欢她吗？

嗯。

好吧，我答应你了。

谢谢。

我真傻。

我也挺傻，不是吗。

[三]

在楼兰成了我女朋友的第二天，我又看见了谭夕。

他穿着那件厚厚的破旧的风衣，身后背着，是与他朝夕相伴的吉他。他就这么风尘仆仆地走来，踩着清早的霜花满地，脸上一如既往地刻满了迷惘。

当他推门进来的时候，强子一下冲了上去，给了谭夕一拳说，艺术家，你还活着呀！我和夏宇正准备给你收尸去呢。咋样，没遇到什么女流氓对你非礼啊？

谭夕冷笑，说托你的福，在路上我只要提强哥的名，女流氓都躲着我走。

强子说那是那是，也不想想我是谁啊。

谭夕没说话，径直走到床边坐下，从袋子里拿出那把吉他。我看见，那吉他似乎又旧了许多，伤痕累累，像极了谭夕沧桑的脸。

起手，如水的音符从他的指间泻出……

我说，还好吧？

谭夕说，还行吧，就是特别累，再就是想你们。你呢，过得怎么样？

老样子，混日子过呗，还是你好，起码有个东西去追求。

我这算什么追求，过了今天看不到明天的，根本找不到方向。

我笑笑，转过头看窗外的天。

班级里的气氛如旧，凌乱的桌椅，千奇百怪姿势的学生，各自做着百无聊赖的事情。女生们对着小镜里那张怎么看也不完美的脸摆弄着自己的头发，男生们低头看着从书屋租来的厚厚的脑残般的武侠小说，但绝大多数的人都在睡觉。强子和几个男生歪坐在后排肩飞色舞地高谈阔论着些什么，很开心的样子。

站在讲台上的是一个男人，单薄矮小的身体上顶着没有太多头发的脑袋，可能是太重的缘故，他的头一直低着，自顾自地讲着让人难懂的话。偶尔抬头抛出一个问题，然后又立刻低下头自己回答。

同学们叫他老刘。

老刘是个沉闷的人，而他身上的沉闷又和谭夕不同：在他的眼睛里，看不见谭夕的锐气，透过老刘鼻梁上茶色的蛤蟆镜，是落寞的淡定。

在我刚来这所学校没几天的时候，老刘问我说，你的成绩这么好，为什么要转来这里呢？

我笑，说这总是有原因的，我喜欢这里的感受。

老刘摇了摇头，对我说，那就好好把握自己吧……

我说，我一直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。

那就好，老刘点燃了一支烟，从嘴里吐出淡蓝色的烟气：将来想干点什么？

不知道，可能当个老师吧。

我看见，老刘的眼里流过一丝黯淡。

老刘拍拍我的肩膀，说当老师做什么？当老师有什么好的……

思绪突然回到现实，老刘仍在讲台上闷着头自说自话着，我突然想起了谭夕，眼前闪过他那倔强的脸。或许在好多好多年前，当老刘还是小刘的时候，也曾有过和谭夕一样坚毅的眼睛，也曾站在三尺讲台上发下桃李满天下的大愿。可现实的残酷只注定他成为一介平凡的教师，面对三流学校里顽冥不灵的学生，削平了锐气，在额头上刻下深深的岁月的痕迹。

这是多么残酷的事情。

老刘有时也会对着我们感慨：大好的青春，荒废了多可惜。

那年轻时做的英雄般的梦呢，要埋葬在哪里？

时间在指间飞快地流过，当我在那张密密麻麻的数学卷上写完最后一个得数时，我突然想出去走走。

这所学校的课堂是自由的，所谓的老师也不过都是站在讲台上例行公事，为那可怜而微薄的养家糊口的工资倦殆地疲惫着。无所谓什么责任，孔夫子早在两千年前便提出了“因材施教”这一伟大学说，于是政治老师那句话便成了这所学校课堂上最现实的写照：上课说话的同学，如果你们能像睡觉的同学一样安静的话，就不会打搅到上课看小说的同学了。

呵呵，都自得其乐吧，并且乐在其中。

斑驳的教学楼，涂鸦的墙壁。楼顶那早已走不动的钟表迟钝地望着海边，已不知道望了多少年。

政治老师说中国的经济形势一片大好，即使金融危机迅猛如虎，人民币却依然坚挺着，屹立不倒。可这所学校却为什么没有被这城市的繁华所洗礼，依然如此破败呢？

是被遗忘的角落吗？

时至午后，阳光普照。

漫无目的地闲走在操场上，远处的篮球场上几个男生在打着篮球。篮球拍打在地上，发出沉闷的响声。

不知不觉地，停在了艺术楼门前。

艺术楼有着和教学楼同样的沧桑。随着城市的扩大，生源的减少，在这所学校上学的学生少得可怜，学艺术的就更没有多少了。

楼里很安静，踏在陈旧的大理石台阶上，空阔的回音在空阔的楼里荡漾。

二楼的尽头，推开已变形的木质门，发出滞涩的声响。

画室里，到处是凌乱的画板。

角落里，一个画板的后面，有一个玲珑的身影，侧着头，如水的长发流泻下来。

笔尖触碰着画纸，沙沙作响。

楼兰抬起头，见到了我：你怎么来了？

我笑，走过去说挺无聊的，过来看看你。

哎，别碰到石膏……

我对楼兰讲了刚刚的一些思绪，楼兰放下手里的铅笔，看着我。她说，夏宇，你的脑子里什么时候才可以不充斥着这些奇怪的想法？

如果没有想法，那脑子里岂不是一片空白？那这样会空虚死的。

楼兰一边竖起铅笔揣摩着石膏像的比例，一边对我说，没有想法，做一个庸人也是好的。

我没有说话。

楼兰说，你呀，总是做着太美的梦，可现实却不总是如你所愿。

是啊，所以才会有这么多的愤青嘛。

楼兰说，画了一上午石膏也够累的，夏宇，你给我当模特吧。

[四]

夜晚，海边，浩月当空。

破碎的吉他声，伴着沉闷的海浪的声音，交织出安静的旋律。

强子坐在大石头下抽着烟，不语。

谭夕的身上似乎散发着一一种特殊的气质，那气质的味道很浓，可以让四周的人立刻安静下来——甚至强子这样的人，那感觉让人不喜却也不忧。

喜欢和谭夕在一起的感觉，只是看一看他那张淡定的脸，也会使心里的万般杂念灰

飞烟灭。

一曲尽，空旷的夜里又只剩下了海的声音。

谭夕也燃了一支烟，眺望着那海夜相接的尽头……

这时，我突然发现了谭夕手腕上多了一串佛珠。便打趣地问道，怎么，出去转一圈，信佛了？

谭夕扭过头看我，笑了，说在那边见到了一座很古老的寺庙，连墙都是青砖垒的，布满青苔。庙里香火弥漫，很安静，就进去了。与里边的知客老僧聊了很久，他将自己加持的念珠送给了我。

强子突然站了起来，抬头对谭夕说，既然人家老和尚那么看好你，你怎么没干脆把头剃了随他呢？阿弥陀佛，四大皆空了多好，没那么多糟心的烦恼。

还有那么多事放不下，尘缘未了。强子，我看你整天吊儿郎当的没事干，脑子肚子空空如也，这是多大的慧根啊，我这就给老和尚打个电话，叫他收了你吧。

你可得了吧，整天连女人都碰不得，让老衲出家还不如杀了老衲呢。

你小子整天女人不离口，也没见你弄个对象。

哎，追逐爱情的路途总是坎坷的，看不见希望啊。咱可不像某些人，刚失恋还没过一宿，几句话就把楼兰大美女勾搭到手了，那叫一勇猛。俗话怎么说来着，百万军中取美女芳心如探囊取物啊，哈哈哈哈哈……

我听这话酸得难受，插嘴说强子你说谁呢，找死啊。

我哪敢说你啊，让楼大美女知道了不得揍死我，是不是啊，夏宇？

我在大石头上踢了强子一脚，强子躲开了。

谭夕笑，转头问我，你和她在一起了？

我点了点头。

嗯……谭夕吸了一口烟，将烟头狠狠弹出去，落到了海里，灭了。然后，是很长一段时间的一段沉默。

拨弄琴弦，谭夕又闭上眼，轻唱了起来：

一次次，想同你一起归回。在梦里，和你在阳光里飞。再回味，那些事让我心碎。在夜里，飘入无尽的伤悲。天空如此美，却不知向何处飞……

天空如此美，却不知向何处飞。

多美的句子，却又是那么的落寞与无助。像极了谭夕。

关于谭夕，我知晓得并不多。只知道他初中的时候就开始玩吉他，总是自己一个人背着吉他流浪。厌倦了学校的生活，流浪到山穷水尽的时候，当了兵。部队的生活更枯燥，一年后，当了逃兵，又流浪了一段时间，然后便又回到了学校。再然后，便认识了强子，最后认识了我。

所有的故事到了谭夕的嘴里，便都平淡得没有任何波澜。几年来的常人无法理解的经历，在谭夕的叙述里竟然如此地轻描淡写，也没有任何感情色彩。但长眼睛的人都可以透过谭夕的眼知晓，他的故事，一定英雄般地惊心动魄。

异样的生活经历给了谭夕那更加淡定更加洞察一切的眼，也赐予了他如铁般坚硬的躯体里那颗脆弱敏感的心——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。

谭夕对我说，他的梦想是背着他心爱的吉他走天涯。可越发地走在路上，就越觉得这个梦距自己越来越遥远，越来越渺茫，甚至连脚下的路都不见了，迷失了方向……

我说，那可曾想过放弃？

谭夕说，当然想过，但夏宇，你知道么，那梦太美了，太美太美。

我说，我从未见过像你这样执著的人。

执著？呵呵，或许是贪婪吧，有时我也不知道自己的坚持是不是正确的，没人能给我一个完美的答案。

既然是自己喜欢的，就去追求吧，这样老的时候就不会后悔。

是啊，即使死在了路上……夏宇，你的那个梦，是怎样的呢？

——心尖突然被狠狠地刺痛。

我摇了摇头，诚然，仅仅是不敢去面对，就像谭夕说的，现实真的太残酷。
还好，谭夕没有继续说下去，只是笑笑。

海风吹乱了我的思绪，谭夕的吉他声依然。

我看不见，空白的昨天，我听不见，你温柔的呼唤；我看不见，曾幻想的
明天，我看不见，那遥远的春天……

夜深了，回去睡吧。

[五]

我有些失眠。

睁开眼，眼前所有的东西都是黑色的，伸出手，便被这千丝万缕的黑色所缠绕，紧紧的。

这是一种多美妙的感觉呀，无法呼吸。

——又开始想她了，抑制不住地。

——还有他们，那些总以为离开了逃避了便可以忘记的却还是念念不忘的人们。

夜是个沉淀的过程，将一天的浮躁静置下来，荡起湛蓝色的灵魂，在夜里飘荡……

睡吧，睡吧。

真的睡不着呢。

忘记吧，忘记吧，一切都过去了，一切都会好的。

真的忘不掉呢。

过去的一幕幕，却总阴魂不散地在我眼前游离着，不可触及。

[六]

当楼兰笑着将藏在身后的我的画像展开在我面前时，我看见了阔别已久的拨开重重浓云的阳光。

简单的线条，分明的色块，画得干净漂亮。只是——为什么眼睛是空洞的，没有瞳孔呢！白眼的我，是木讷的，没有生气的，面部所有的东西似乎都随着那双眼而变得僵硬，没有表情了。

我指着画里我的眼睛，问楼兰说这是什么意思啊，艺术需要吗？

楼兰说，这个嘛，是因为你眼里的戾气太重了，我不喜欢。夏宇，我不想你被那些复杂的东西捆得紧紧的，我想让你变得简单，纯粹。

我说，如果有一天我真的变成那样的话，那就不是我了。

嘻嘻，是呀，算了，不说这些沉闷的话题了。夏宇，我今天不想在学校里呆了，陪我出去透透气好吗，算是——咱俩的第一次约会？

我摸了摸她的脑袋，说当然可以了。

楼兰开心地笑了。

我们翻过宿舍楼后面那堵残缺的墙，穿过附近的小树林，来到街上，突然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。楼兰张开手臂，尽情呼吸着自由的感觉，她大叫着：啊，我想飞！啊……

似乎，好久没这么快乐过了。

我走到楼兰的身后，猛地将她抱起，飞快地转着圈，一圈又一圈。

我看见，周围的树在旋转，头上的天在旋转，阳光也在旋转……

我听见，她笑着，她叫着，放肆地，开心地。

楼兰身上女孩子的香气弥漫在我的唇齿间，也荡漾在我的鼻间。眩晕，那种感觉，